

中國古代 名醫點評

許健鵬 主編
李國清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医点评

许健鹏 主编
李国清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登记证号:(京)075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扁鹊到19世纪初王清任共25位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名医,分别从其生平传略、主要代表著作、主要学术思想、后世医家对其评价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作者对他们的学术贡献也进行了评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名医点评/许健鹏等主编;蔡景峰等编著.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12

ISBN 7-5067-2132-5

I. 中… II. ①许… ②蔡… III. 医药人物—评论—中国—古代 IV. R-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094 号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开本 $787 \times 1092 \text{mm}^{1/32}$ 印张 $8\frac{1}{4}$
字数 183 千字 印数 1—4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前 言

中国与古印度、古埃及和巴比伦被公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传统医学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大约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的问世即已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古典医籍达 8000 多种 4 万余册,形成了从基本理论到临床各科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大量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所无法相比的。威斯托斯《内科学》序言谈到了美国近代医疗的状况:“看一下 19 世纪末的内科或小儿科教科书,多半会使学习的人心凉半截,每一页都充满了稀奇古怪无法理解的疗法。因为这种疗法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每一种疗法都要死记硬背和机械地搬用”,“由于所有疾病的治疗大体相近,所以也无法进行比较。”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种医疗水准要比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低得多。

尽管中国传统医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不同,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科学成就,更不能轻易贬之为“经验医学”。正如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早在1700多年前问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的好多方剂至今仍为日本医学界一些专家所推崇,广泛用于临床并正在对其深入研究。目前国外医学界所倡导的整体医学及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早在《黄帝内经》中即已初具框架。

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历史长卷中,名家辈出,几乎每位医学家都有高尚的品格、严格的治学态度、对病人的认真负责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因而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在此把我国历代有代表性的部分名医的风貌介绍给广大读者,但愿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从中了解到中华文化的伟大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力求使本书成为中医各家学说和医学史领域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书。基于时间所限,若有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予以指正。

祖先的成就可以使我们自豪、自信,也可以成为前进的包袱。造纸、印刷是我们祖先发明的,但当今欧美、日本的印刷品质量决不低于我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但1840年列强的炮舰轰开中国大门时我们的常规武器却是大刀和弓箭。

如果广大读者看完这本小册子能从祖先的成就中汲取力量增加一点民族自强的责任感,并加深对中国学术发展源流的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许健鹏

1999.3.18

目 录

扁 鹊	蔡景峰(1)
张仲景	王雪华(9)
华 佗	蔡景峰(24)
王叔和	洪武嫔(31)
皇甫谧	陈之罡(38)
巢元方	傅 芳(47)
王 冰	张友堂 李国清(54)
孙思邈	许健鹏(67)
钱 乙	张友堂 李国清(82)
王惟一	高维滨(93)
刘完素	赵德田(100)
张子和	赵德田(112)
李东垣	肖淑杰(121)
朱丹溪	张进军(131)
滑伯仁	孙 岚(145)
戴原礼	徐基民(152)
李时珍	陈秋实(160)
孙一奎	徐淑文(176)
杨继洲	高维滨(185)
张景岳	赵 蕾(193)

吴又可	姜德友	王远红(203)
叶天士	姜德友	王远红(215)
徐灵胎	张亚力	郝瑞福(227)
吴鞠通	张友堂	李国清(235)
王清任		陈秋实(246)

扁 鹊

扁鹊是我国先秦时期杰出的医学代表人物,也是在我国正史中最早立有传记的医学家。《史记·扁鹊列传》载有他的详细传记,其他一些史书如《韩非子》、《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也都是有一些关于他的史料。

扁鹊,原名秦越人,扁鹊为其号。有人认为,之所以号为扁鹊,是因为古代的人有以鸟为图腾崇拜,喜爱并尊重鸟鹊的习俗。扁鹊会有翩翩起舞之鸟鹊之意。人们崇敬秦越人,遂以其号称之,日久,人们竟习惯称其为扁鹊,秦越人之名却晦而不昭了。

说他生活在先秦时期,而没有说出具体的年代,是因为扁鹊生活年代久远,传说纷纭,其生活的具体年代,甚至里籍,竟成为后代争论不休之课题,是因为这难于做出结论,或至少是难于得出使人人皆可信服结论。

就生活年代而言,历代以来,自古至今有多种说法,其中有春秋(公元前 770~前 475 年)初期,春秋中末期,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 年)中期说。甚至有人认为凡远古时代良医都称为扁鹊,还有的认为扁鹊并非真有其人,而只是古人编造出来的寓言传说,等等,可谓莫衷一是。现今有人(如李伯聪)认为古代有两个扁鹊,一个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末到公元前 5 世纪初;一个则生活在公元前 4 世纪左右。他是根据对《史记》及其他史书记载的扁鹊故事中关于扁鹊治疗赵简子和秦武王的事迹而做出这个结论的。还有不少人认为扁鹊只有一

人,大致与孔子生活年代相仿,即公元前6~前5世纪之间。

关于扁鹊的籍贯,也有一些争议,但比较小。大多数人从《史记》“勃海郑(郑)人”的记载,认定扁鹊是今河北任丘郑州镇人。也有认为他是山东省人的,如老医史学者范行准就说他是山东长清人。

正是由于《史记》及其他古书中有关史料记载的扁鹊生平事迹,包括有给魏国太子治尸厥证、给赵简子治病、给齐桓侯治疗及人咸阳给秦武王治病这几则病例,前后跨度达数百年,才有以上种种争论。直至今日,扁鹊的生活年代及这个人物的实际,仍然是一个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主要是根据《史记》中所述的两则病例和司马迁所记载的其他史料来介绍扁鹊,还有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已非本文所涉及的范围了。

少年时期,扁鹊曾任“舍长”,即旅舍的主管。有位长住客名长桑君,扁鹊与他过往甚密。相处多年后,有一天,长桑君对扁鹊说:“我已年老。我收藏有一些方书,你是可靠的人,我想把这些方子传与你,请你保守秘密,勿随便对别人说。”

扁鹊接受了长桑君的这些馈赠,并认真学习,不久,他通过勤奋的实践,后来又到处游医,遂逐渐成为遐迩闻名的医生。先秦时期,医学的发展还不够精细。如在周代,医学的分科有四门,称为疾医、食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疾医相当于现今之内科;食医则相当于今之营养科,但当时主要为管理宫廷统计阶级的饮食调配;疡医则相当于现今的外科,也包括一些手术治疗方法;兽医与现今兽医相似。扁鹊的医术,除兽医及食医外,几乎其他名临证科目都有涉及。如他到过齐国(今山东一带),为齐桓侯治病,是属于内科病范畴的。他到过秦国(今陕西境内),秦国人爱小儿,他就专门治疗小儿疾病。他也

到过赵国(今河北邯郸一带),当地人比较尊重妇女,他就专门治疗妇科病,当时称“带下医”。他还到过周国(今河南境内),周国人比较尊重老年人,而老年人视力、听力都较衰退,骨节也多病,因而他就专门看这类病证,称为耳目痹医。

扁鹊的诊断技术是相当高明的。现时中医看病,讲究“四诊”合参,即利用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四种方法所得的材料,加以综合分析,以便正确判断疾病。这些诊法在当时已经由扁鹊应用于临床了。

首先说望诊。有一次,扁鹊巡医到齐国,谒见齐桓侯。在交谈过程中,扁鹊通过望诊闻诊,主要是望色(面部的表现),判断齐桓侯有病,认为这时的病还比较轻,在表浅肌肤的部位,可以治愈。这时候的桓侯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所以不理睬扁鹊的劝告,认为自己没有病。

过了几天,扁鹊第二次晋谒桓侯,发现病情已经加重,病的部位已经发展到血脉的部位,再次劝桓侯接受治疗,还可以治愈,以免病情加重。但桓侯觉得自己没什么不适,所以仍然不予注意。

又过了几天,扁鹊再次晋见桓侯,这一次扁鹊正色地奉劝国君,要立即治疗,因为病情已发展到肠胃脏腑的部位,如果立即治疗,还可以挽救。可是桓侯仍然顽固地拒绝治疗,他甚至认为扁鹊这种人是“危言耸听”,想邀功请赏。

再过数天,扁鹊最后一次晋见桓侯。这一次扁鹊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走。桓侯感到很奇怪,迷惑不解,于是他差人到扁鹊住所请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了。扁鹊如实地对来人说:“国君现在的病很严重了。开始时,病很轻,在肌肤的时候,可以用热敷及一般汤药就可以治愈,但是国君没有接受我的劝告;后来病情加重,病到了血脉,这时候虽然重

了一些,但仍然可以治愈,用扎针的方法是可以治的,可是国君还是不听我的忠告;再后来的一次,病情又加重了,已经发展到体内脏腑之处,虽然如此,还是可以设法治疗,用药酒等类还是可以挽救的。可惜的是国君还是执迷不悟,不听我的劝告。现在,国君的病已经极严重了,深入到骨髓,可谓病人膏肓,是没法救治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果然,齐桓侯过没多久就发病了,病情严重,多方治疗无效,再派人请扁鹊,扁鹊早已离开齐国,不知去向。不久,齐桓侯就因病死亡了。从这一病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扁鹊望诊的技术有多高明。现在,我们并不主张单纯依靠一种单一的诊断方法来诊病,但是,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在某种特殊疾病的情况下,扁鹊的诊断技术可以称得上很高明。

扁鹊的诊脉水平也是极高的。脉诊,是我国古代医学发明创造,用脉诊判断疾病,是扁鹊的又一种“绝技”。

有一次,扁鹊巡游到魏国(今陕西或河南)。当他来到魏国宫庭时,适逢这里在办丧事。一打听才知是太子病亡。扁鹊问及病情,魏国宫庭中有一个担任中庶子的说:“太子得的是气血错乱的病,气血不流通,精气敌不过邪气,内脏也受损,所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而死亡。”扁鹊问死了已多久了。答:已有二个时辰,即鸡鸣至今。但还没有收殓。扁鹊请中庶子通报国君,自荐愿再给太子看一下,也许还有救呢。中庶子也懂一些医道,听扁鹊说后大惑不解,说道:“您是不是在骗我?我只知道古代有个叫俞跗的医生,他治病用不着汤药、针石、酒醪、按摩等等。听说他只要把病证诊断清楚,只要顺着内脏的经穴,用开刀的办法,割开皮肉,清洗内脏,就能起死回生。您的技术是不是比俞跗还高明呢?否则你这就是在说大话,连婴儿也不会相信的。”扁鹊觉得有些好笑,认为中庶子虽然

也知道一些医道,但还只是些皮毛。他认为中庶子这些话无异于用竹管看天、缝隙里看图画,很不全面,因而还是极力自荐,要给太子诊察。中庶子只好向国王传报。国王听说有人能救活太子,当然高兴,大步走到宫门,把扁鹊迎入宫中。经过认真检查,扁鹊发现太子并未真正死亡。他通过切脉,发现还有脉跳,只不过阴阳脉不调和,有些紊乱,以至于阳脉下陷,阴脉上冲,所以太子昏迷不醒,看上去就像是死亡了。他还检查了太子双大腿的内侧,还是温暖的,而且仔细观察,还能看到他的鼻翼在微微扇动,所以他敢于判断太子还有救。于是他吩咐弟子阳把针石取来,用针刺入太子的一些重要穴位。不大一会儿,太子果然睁开眼睛,国王大喜。扁鹊又吩咐另一弟子叫子豹的准备汤药和烫药热敷。这些轮番救治,不多久太子就已经醒来,知道要喝水了。从这个病例可以看出,扁鹊主要是利用脉诊来诊断的。根据《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记载,扁鹊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利用脉诊来诊断的医家。

扁鹊不仅医疗技术高超,他的医学思想还是很进步的,而且医疗道德高尚,值得称颂。

当他治好魏太子昏迷不醒的“尸厥证”之后,魏国国王十分高兴,除了要以重礼相谢而外,还恭维他是“能生死人”就是可起死回生之意的神医。但扁鹊并不居功自傲,他反而谦虚地说:我并不能使死人回生,而是病人本来并没有死,他自当复活,只是我用医疗的办法,帮助他活过来就是了。

扁鹊一生孜孜不倦,为人治病,直到晚年,他还觉得自己的医术不够用。他深有感慨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所患的疾病太多了,然而医生所掌握的医术却太少,无法对付那么多的病种。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不断上进,医术精湛的动力。

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总结了扁鹊的医学思想,指出扁鹊

在一生的治疗中，他的思想有许多特点，可以归纳为“六不治”。

所谓六不治，就是指有六种情况的病人，他不予治疗。这六不治的内容是：

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

轻身重财，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

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这六种情况，扁鹊均不为之治疗。第一种情况是骄恣不论于理，也即自高自大、蛮横不讲理的人，不予治疗。前面提到的齐桓侯那个病例，就是这种情况。虽经一再劝导，桓侯仍自以为是，因而最终扁鹊拒绝为其治疗，这是他六不治戒条中的自我实践。

其他几条，像轻身重财，只顾敛财，为了财而不顾身体健康，把自己的身体当儿戏，当然也在不治之列。第三、四、五三种情况，似乎有些过于苛刻，像人体过度羸瘦，到药能不能服用的程度，表明已经是一种绝症，这是无法治疗的。所以扁鹊列为不治。其他阴阳藏气不定、衣食不能适，也都是这种情况。表面看来，这与我们的“救死扶伤”精神似乎不太协调。但我们不应当忘记，这是在 25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医疗水平毕竟还有限，对古人过于苛求，似乎也是不实际的。

值得赞扬的是最后那一条，“信巫不信医”，对这种病人，即使病可以治，也不予治疗。扁鹊生活的年代，正是医与巫斗争剧烈的时期。在此以前，医、巫是不分家的，医师本人常常兼为巫师，以治疗中，常常用巫术与医术同治。由于社会的进

步,到战国时期,医与巫开始分开,这其中是有斗争的。巫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心理或精神治疗的作用,但光凭巫术不能治病,那是肯定的,何况当时巫师还有一定权力,用迷信、权势欺压一般病人,这是正直的医生所不齿的。扁鹊完全靠医疗技术治病,反对迷信,所以他提出信巫不信医者不予治疗。这种唯物主义的精神,颇值得人们敬佩。在为秦武王治病的那个病例中,当秦武王对扁鹊的针砭术将信将疑,并与左右商量时,由于秦武王的左右不乏巫师,权力很大。扁鹊对此十分恼怒,他忿而扔下砭石,拂袖而去,真有嫉巫如仇之势。在这个问题上,近代有两种观点,认为“六不治”这一提法不是扁鹊的主张,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本人的见解,还有人认为是淳于意而不是扁鹊的主张,其理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就有“淳于意曰:病有六不治……”等为依据。当然,我们则还是认为这是扁鹊本人的思想,其他诸说也不免嫌牵强。这里不准备详论这一问题。当然,扁鹊当时的这种思想要不要提高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高度去认识,则另当别论。

扁鹊是一代宗师。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是我国脉学的宗师。古代医学文献中,每涉及脉学的内容时,必引述扁鹊有关脉学方面的论述,如《黄帝内经》、《难经》、《脉经》等医学文献,均载有《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等等。事实上,从古代有关记载中可以见到带有扁鹊的书名的,还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及《难经》等,甚至在几百年后还有《扁鹊俞拊方》、《扁鹊心书》等等。据考证,扁鹊本人未曾著书,但他的学术思想、主张、临证方面的经验,都由其徒弟以及后来发展他的学术思想的医家加以整理、阐发,从而形成一个学术派别。他和他的一派学术

贡献不止在医学理论、临证实践方面,在本草学、诊断学、外科学、麻醉学、针灸学等几方面,也都有突出的成就。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的威望以及他在秦国的那些言论与表现,后来竟被秦太医令李醯所杀。人民为了纪念他,在他足迹所及,都立有庙宇,有的地方还有他的坟墓,以示景仰与怀念。

(蔡景峰)

张仲景

张玘(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于汉桓帝建和二年至和平元年(148~150),约卒于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四年(221~219),享年约69岁。《后汉书》、《三国志》均无传,唐·甘宗伯《名医录》有载:“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如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后汉时代,封建割据,战乱频乏,疫疠流行,贫病交迫,民不聊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极其悲愤地指出:“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对那种只顾“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歪风恶习斥责为:“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仲景而对这一社会背景,悲天悯人,尤为感伤,抱定“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为良机,亦为良医”的终身志向,弃官从医,治疾救厄。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事活动中,对当时的医弊深恶痛绝,他既不随波逐流,更不袖手旁观,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抨击和纠正。在《伤寒杂病论·序》中,他尖锐而深刻地披露了四种不正之风:一、庸庸碌碌、不学无术。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不学无术,平庸得“蒙蒙昧昧,蠢若游魂。”二、墨守成法、门户之见。他看到“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门

户之见必然阻碍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他反对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主张“推陈出新”,有所创见。三、草菅人命、敷衍塞责。他一针见血地列举了不负责任的医生临证时表现出种种丑态。如:“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髣髴;明堂阙庭,尽不见察。”如此草率从事,只能是“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四、趋世之士,忘躯徇物。他认为那些奉承依附权势的人,以身从物,不过是草间求活,“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必“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仲景语重心长,淳淳规劝端正医风,重视医德修养的光辉篇章,尤其值得赞赏与推崇,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今据检读,该篇“怪当今居世之士……彼何荣势之云哉”188字,又见于唐·孙思邈《千金方·序》中(个别字句小有出入),前面冠明“张仲景曰”。而“夫天布五行……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190字,亦见于同书“治病略例”中(个别字句小有出入),前面未再冠“张仲景曰”,因而提出“《伤寒杂病论·序》当系后之佚名者所拟,其生卒晚于孙思邈而早于林亿”之说,笔者不敢苟同。

《名医传》称仲景“少时与同郡何颉,客游洛阳。”《太平御览》引《何颉别传》说:“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颉,谓曰:君用思精面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张机补传》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王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